

两大史诗对东南亚的影响

梁冬梅

1) 在东南亚的翻译与流传

· 罗摩衍那

《罗摩衍那》在东南亚的流传情况,缅甸学者吴佩貌丁在《缅甸文学史》中,根据南亚、东南亚各国各种文字的罗摩长诗或故事,将其分为五类:即印度罗摩,“布翁道”罗摩,马来罗摩,泰国罗摩,缅甸罗摩。他还认为,除“布翁道”罗摩是《佛本生故事》中的罗摩故事以外,其余罗摩都是由印度罗摩衍变而来。^③也就是说,东南亚各国罗摩故事大都是从印度梵文《罗摩衍那》原作脱胎而出,相互间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可是后来,经过不断地在各国衍变、创造,它们都成了与母体有异的具有独立性的单个个体,并且逐渐溶入各国的文化艺术领域中,成了各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罗摩衍那》在东南亚一直流传很广,在海岛地区和半岛地区,除菲律宾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其翻译和改写的传统版本。如:

泰国的《拉玛坚》

柬埔寨的《林给的故事》(又名《拉玛传》)

缅甸的《罗摩达钦》、《罗摩雅甘》

印度尼西亚的格卡温《罗摩衍那》、《罗摩传》

马来西亚的《罗摩圣传》等等。

这些传统的罗摩故事版本已经成为东南亚各国人民世代相传的名著。

印度尼西亚罗摩

据印尼的学者论证,《罗摩衍那》故事最先是从印度商人以口头说唱形式传到印尼各地的。后来才被编写成音乐、舞蹈及皮影戏剧目,在民间演唱,以致家喻户晓。

罗摩故事从印尼民间文学发展成为文人文学,从史料记载来看,到了迪亚·巴利东王(公元820—878年)统治时期,《罗摩衍那》才出现了古爪哇语改写本(已佚)。公元10世纪时,约基斯哇拉以7世纪印度作家跋底创作的《十首王伏诛》为蓝本,改编成爪哇文诗作《罗摩衍那》(共26章)。^③在该世纪建造的中爪哇普兰班南陵庙墙壁上,也刻有罗摩过海攻打楞伽城故事的艺术浮雕,一直留存到现在。东爪哇达尔马范萨国王(991—1007年)执政期间,《罗摩衍那·后篇》被印尼人翻译成古爪哇语散文故事,在语言上仍保留有不少的梵文词汇。虽然内容无大变异,但在细节描绘上已带有爪哇民族情调。11世纪初,爱尔朗卡国王为使《罗摩衍那》具有爪哇风格特色,专门集中了一批宫廷作家对该长诗进行改写,他们不落案臼,在内容叙述上以隐喻的手法颂扬当时的统治者,艺术上模仿原梵文诗的韵律音节再创作成古爪哇语(卡威文)格卡温诗体著述。其后,谏义里王朝中一些宫廷作家又从《罗摩衍那》中汲取了不少的素材,结合爪哇的历史和民间传说,创作了很多赞美神化本王朝国王的故事。14世纪以后,麻咯巴歇王朝兴起,以谏义里王子伊努与达哈公主赞德拉悲欢离合爱情传奇为内容的“班基”故事问世,格卡温诗体也被更具有爪哇民族特色的古东诗体所代替。此后,罗摩故事对宫廷文学的影响逐渐减小。

但是在民间,罗摩故事仍然流传不衰。随着印尼“哇扬”皮影戏的发展,皮影艺人把罗摩的英雄业绩隐喻移植在当代国王身上,改编创作了不少新的罗摩剧目,演出后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同时还改编创作了一些罗摩舞剧,直到如今,在仍然盛行印度教的巴厘农村还经常演出。这些罗摩舞剧,大多叙述的是罗摩与悉多同猴子围绕篝火狂舞时十首魔王罗波那乘机掳走悉多,罗摩率领猴子军进行援救的故事。舞剧主题突出,情节简洁明快,融印尼和印度的一些音乐、舞蹈语汇于一体。印度的罗摩舞剧和皮影戏,不仅在本国演出,深受印尼人民的喜爱,而且还多次参加东南亚举办的罗摩剧演出,获得好评。

马来西亚罗摩

上面在谈印尼罗摩时已经谈到,马来西亚与印度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是相当频繁的,罗摩故事也是先在民间流传开的。据马来西亚的学者研究,最初的马来罗摩故事是从爪哇传过来的,蕴含爪哇的地方色彩。公元7至13世纪,苏门答腊建立室利佛逝王朝,信奉佛教,这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经典《本生经故事》中的《十车王》(即“布翁道”罗摩)传入马来半岛。14世纪,麻塔巴歇王朝灭了室利佛逝以后,在马来民族地区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强有力的王朝接替,政治动乱不已,社会极不安定。直到16世纪时,马来沿海地区商业发达,城镇市民阶层日益壮大,才建立起代表新兴的商业阶层利益的封建王朝,信奉伊斯兰教。所以,他们对印度的文化思想就不那么重视了,用不着借罗摩故事来神化自己,而听任民间罗摩故事自由发展。因此,在马来西亚也就没有出现过属于宫廷文学罗摩故事的新创作。

从现在所看到的马来罗摩传本,几乎都是民间艺术话本。如《室利罗摩传》,据说就是来自民间口头传诵的罗摩故事。其故事内容与印度梵文史诗《罗摩衍那》大相径庭,是以十首魔王罗波那为中心,而不是以罗摩为主来叙述故事的。在结构上,《室利罗摩传》与《罗摩衍那》“后篇”中,采用倒叙十首魔王出身经历也完全不同。这可以说是马来罗摩故事一个特点。

另外,还有《室利罗摩故事》。悉多被写成是十首魔王的女儿,她刚生下后,十首魔王因为怕给自己带来灾祸而将其抛弃,被迎纳格老国王捡到收养成人,与罗摩王一子结婚。十首魔王得知悉多貌美,即施计将其抢劫回楞伽宫内欲占为己有,发现是自己的女儿后,他本想送还给罗摩,但为了考验罗摩对其女儿是否忠诚,而把悉多留在宫内等候着罗摩来搭救。后来,罗摩率领猴子兵打败了十首魔王,夺回了妻子。此外,在《罗波那大王传》中,十首魔王完全被刻画成正面人物,显然是为罗波那立传。

柬埔寨与泰国罗摩

在柬埔寨历史上的扶南时期,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故事已从各个不同的渠道传到了柬埔寨地区。到了9世纪末,一些寺庙的碑文上已记载有罗摩故事。12世纪以后,随着印度南部文化及小乘佛教的传入,婆罗门教逐渐衰落,高棉人几乎全民改信佛教。到这时候,在柬埔寨才有了《罗摩衍那》文字本。后来,虽然高棉帝国衰落了,但佛教文化思想的传播并没有受到梗阻。佛教僧侣汲取《佛本生故事》中《十车王》故事内容,与在民间流传的罗摩故事结合起来进行了改写,把对印度教崇奉的大神毗湿奴与佛陀的崇拜以及对君主的敬重揉合成一体,作了新的创作,使柬埔寨罗摩故事具有高棉文化特征。所以,在柬埔寨,罗摩故事是佛教典籍《本生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摩就是那罗延,是佛陀的化身。佛爷讲经布道时,吟诵罗摩故事,主要是宣扬佛教教义。而在民间流传的罗摩故事,又是一部世俗文学作品,歌手咏唱时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使其情节曲折、离奇,语言朴实风趣,引人入胜,深受柬埔寨人民群众的欢迎。

在泰国,大约公元10世纪左右,在民间已有罗摩故事流传。经艺人改编、演唱时为辨别人神、妖,都戴上面具,并配以歌舞,已初具罗摩戏剧模式,很受泰国人民的喜爱。公元1238年,素可泰王国建立,并积极引进小乘佛教。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所宣扬的王权神授、君主主宰一切,以及佛教典籍《本生经》中《罗摩闍提伽》、《十车王闍提伽》所宣扬的君主至高无上,必须具备为王之道,忠孝仁义,维护王族之间和睦团结,强调以男性为中心的家长制,主张妇女忠贞等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所有这些很符合泰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泰国历代王朝都很重视罗摩故事和佛教文化的传播。据泰国学者研究,早在素可泰王朝初期,在泰国已有泰语译本《罗摩衍那》流传(已佚)。后来,由于泰国君主的重视与倡导,有的还亲自参与改编创作,使泰国罗摩文学、戏剧作品更加丰富多采。如今,在泰国流传的罗摩故事有8种版本:(1)公元14世纪前后时期出版的道白本;(2)拍那莱王(1656—1688年)的长诗《别悉多》;(3)1770年吞武里王编纂的诗剧《拉玛坚》;(4)1782年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在前3种罗摩故事、诗剧基础上加工整理创作的比较完整的诗剧《拉玛坚》,据说这本诗剧是流传至今的泰国主要版本;(5)曼谷王朝二世王根据《罗摩衍那》史诗以及中国的《西游记》、《封神榜》改编的歌舞剧《拉玛坚》;(6)曼谷王朝

帕宗告国王的编写本;(7)曼谷王朝蒙谷王的编写本;(8)帕构佛寺写绘的诗画本。①此外,曼谷王朝六世(公元1910—1925年)还创作了有罗摩故事的几个独幕剧本。在泰国民间也流传了不少的罗摩故事手抄本,舞剧缩写剧本,哑剧本,格言诗《帕里教弟诗》,《十车王教罗摩诗》等著述。

缅甸罗摩

早在公元4世纪,印度的《罗摩衍那》故事就已经传入缅甸。据考古发掘,在缅甸南部杜温那榜米国京都直通,发现了5世纪制作的陶片上,绘有神猴哈努曼与十首魔王罗波那鏖战的场景。1057年,蒲甘王朝举军攻克直通,统一缅甸,并把小乘佛教定为国教,到处建立佛寺。由于缅甸佛教盛行,印度的“布翁道”罗摩(即佛经《佛本生故事》中的罗摩故事)在佛寺以及民间广为传播。1564年缅甸攻占暹罗阿瑜陀耶城后,将泰国艺术家雕塑的罗摩、哈努曼等人物的30尊铜像搬回缅甸勃固,1599年移至若开,1785年又搬到阿摩罗补罗城,一直奉为至宝,并作为神灵经常祭祀朝拜。可见,古代缅甸封建王朝对罗摩重视之深。

据史载,缅甸罗摩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最早见于阿瓦王朝诗人信埃格达玛迪(1479—1552年)的《杜温那香富翁》诗著中,记有罗摩与悉多的故事。1766年,缅甸再次攻陷暹罗阿瑜陀耶城,掳获了泰国宫廷演员回缅甸,并将《拉玛坚》歌舞剧翻译成缅文后,为缅甸的王宫皇室人员演出。1784年,贡榜王朝诗人吴都(1751—1790年)创作了谐趣诗《罗摩雅甘》,诗作以马来和泰国罗摩为蓝本,融入缅甸的罗摩故事传说,言简意赅,语言新颖诙谐,形象逼真丰满,具有浓郁的缅甸民族特色。1789年,贡榜王朝波道帕耶国王的儿子德多德马亚扎王储,组织吴都、敏耶南达梅、原鄂辛古王王后德钦敏米等8位作家、艺术家,以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佛教经书《佛本生经》中罗摩故事为蓝本,吸收泰国、柬埔寨等国的音乐舞蹈,融化进缅甸传统的文化艺术,改编创作了缅甸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罗摩诗剧,这部著作典雅优美,具有深厚的缅甸民族特色,被誉为缅甸英雄史诗剧。此外,缅甸各地还创作了不少的罗摩唱本和戏曲剧目,民间罗摩故事手抄本也很多。在每年的传统民族节日期间都要演唱罗摩剧,赶摆赍佛时缅甸的和尚诵经也要唱罗摩故事,有时一唱就是几天、几十天。1930年以后,缅甸作家吴丁拉把英文版《罗摩衍那》第一次翻译成缅甸白话文缩写本。总之,缅甸罗摩在人民群众中很受欢迎。

缅甸学者貌登乃的《缅甸戏剧史》认为,缅甸罗摩,主要是根据“布翁道”罗摩加上“追鹿”、“画像”等情节演绎创作成的。但有些故事情节,是缅甸罗摩所独有,这是缅甸人民结合本国的风土民情特点进行的再创作。

结语

综上所述,《罗摩衍那》故事在东南亚各国的流传,说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同是一个罗摩故事,可以说脱胎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但它为别的国家借鉴、吸收进行了再创作,就成为具有这个国家民族特征的文学艺术作品了。东南亚国家在汲取外来文化中,主要是得其神韵开掘发挥,而融于本体文化中,随处闪耀着本国人民的创造性,以体现本民族的文化光辉,因此,才使得东南亚各国的罗摩那样深入人心,流传经久,光芒远布,至今仍然有着震撼民族精神和摄人心魄的无穷力量。

而且,这种文化交流并不是单向线性的,从各国的罗摩故事来看,先是受印度婆罗门教,后来又受印度教思想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或稍后,又借鉴、吸收了佛教文化,在一些国家的佛教文化中占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现在。佛教对于婆罗门教来说是外道,可是两种宗教之间又有共同点,婆罗门教宣传的只有梵天是真实存在的,世间一切现象完全是虚幻的,还有“业力轮回”等思想,这些都是佛教哲理思想的来源,婆罗门教与佛教有些思想是并行不悖的。所以,罗摩故事不论在东南亚哪个国家都得以传播,各取所需,加以改造发展。就是在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虽然后来伊斯兰教传入,但由于罗摩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过去长期已生存于爪哇、马来本体文化之中,它并没有因为外来文化的渗透而就此泯灭,特别是在民间更难以很快地消亡。罗摩故事作为民间说话讲唱文学,从古至今一直广为流传,在巴厘、槟城等地信仰印度教、佛教的

华人、印度人中间,罗摩故事仍然得到人们的喜爱,并以其特有的艺术感染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

各国的文化艺术需要交流,就象东南亚各国的罗摩,正是他们借鉴外来文化艺术处理得当,才会各显春色而又相得益彰,既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外为我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它又是本国独特的文化艺术,翘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

· 摩诃婆罗多

《摩诃婆罗多》对东南亚的影响情况与《罗摩衍那》有所不同。

在东南亚地区,只有印度尼西亚一个国家《摩诃婆罗多》一直广泛流传至今。但是有证据表明,《摩诃婆罗多》在早期东南亚国家中也曾普遍得到尊崇和传播。

在柬埔寨,据真腊时期(公元 6-8 世纪)韦尔德碑记载,当时人们每天都背诵《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

在泰国也有《摩诃婆罗多》译本,历代国王都喜欢用《摩诃婆罗多》中人物的名字为自己和为宫廷的官阶命名。

但是后来,公元 11 世纪以后,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先后确立了上座部佛教的统治地位后,充满杀戮和崇尚武力的《摩诃婆罗多》便由于与佛教的基本教义相抵触而逐渐被放弃,而经过改编和再创造的《罗摩衍那》则因为符合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始终受到这些国家人民的喜爱。

《摩诃婆罗多》对东南亚的影响情况与《罗摩衍那》有所不同。在东南亚地区,只有印度尼西亚一个国家《摩诃婆罗多》一直广泛流传至今。但是有证据表明,《摩诃婆罗多》在早期东南亚国家中也曾普遍得到尊崇和传播。在柬埔寨,据真腊时期(公元 6-8 世纪)韦尔德碑记载,当时人们每天都背诵《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在泰国也有《摩诃婆罗多》译本,历代国王都喜欢用《摩诃婆罗多》中人物的名字为自己和为宫廷的官阶命名。这表明,在信奉印度教的早期半岛国家中,也可能像真腊王朝那样,也曾把《摩诃婆罗多》奉为经典,推崇备至。但是后来,公元 11 世纪以后,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先后确立了上座部佛教的统治地位后,充满杀戮和崇尚武力的《摩诃婆罗多》便由于与佛教的基本教义相抵触而逐渐被放弃,而经过改编和再创造的《罗摩衍那》则因为符合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始终受到这些国家人民的喜爱。这种对《摩诃婆罗多》后来未能在东南亚继续得到广泛传播的解释,也可以从印度尼西亚公元 10 世纪前后对两大史诗移植的不同态度得到证明。公元 10 世纪前中爪哇王朝时期,《罗摩衍那》就已经相当完整地移植过来,然而却几乎没有提到过《摩诃婆罗多》。可是 10 世纪以后,东爪哇各王朝对《摩诃婆罗多》倍加青睐,开始进行大量的译介和改写,使之在宫廷文学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罗摩衍那》。因此可以推断,公元 10 世纪之前和以后,《摩诃婆罗多》在爪哇宫廷文学中的不同地位也是由于宗教背景的差异所导致的。因为 10 世纪前佛教在中爪哇王朝时期极为兴盛,而 10 世纪以后,东爪哇王朝的统治者信奉的已不是佛教,而是印度教,他们尤其崇拜湿婆教派。

《摩诃婆罗多》被正式译成古爪哇语大约是在达尔玛旺夏王在位期间(公元 991-1007 年),但流传后世的只有 9 篇。其实在印度尼西亚,广为人知的并不是原著译本《摩诃婆罗多》,而是根据原著改编创作的《阿周那的姻缘》和《婆罗多大战记》。这两部作品也和东南亚流行的各种罗摩故事传本一样,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民族化,其创作目的和创作原则也是首先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

2) 对东南亚神话传说的影响

《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史诗反映了早期阶段的印度教神话,是东南亚宗教神话

的重要来源。

为统治阶级巩固和加强王权服务

- 1、印度教的化身说，在东南亚被统治者广为利用。
- 2、宗教建筑也普遍被统治阶级用来神化王权。

宗教一般都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所谓宗教理论系统就是包含宗教神话的宗教神学体系。在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往往利用宗教理论,即利用宗教神话将自己神化或半神化,以说明其最高权力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使社会各方面心悦诚服,从而使其权力真正成为最高权威,达到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目的。东南亚地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长期以来,只有各自的原始宗教和原始部落神话,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宗教,当然也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来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此时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和印度教已相当成熟,正好可以“拿来”为其所用。

印度教的化身说,即一个神可以有多个化身的说法,在东南亚被统治者广为利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诸王朝的国王均被宫廷作家描写成毗湿奴大神或湿婆大神的化身,说他们来到人间的目的是为了惩治恶人,拯救百姓,恢复天下太平等。缅甸蒲甘王朝的江喜陀国王(公元1084年-1112年在位)就公开宣称自己是罗摩的后裔。泰国国王最初便称自己是“拉玛”(即罗摩),后来把“拉玛”定为国王的称号,一直沿用至今。此外,宗教建筑也普遍被统治阶级用来神化王权。如印度尼西亚著名的爱尔朗卡国王(公元1019-1049年执政)在陵庙中的塑像就是坐在金翅大鹏鸟上的毗湿奴神像。而麻喏巴歇国王克尔塔·拉查萨(公元1294-1309年在位)的塑像也是毗湿奴神像,上面还添加一些湿婆大神的标记。位于今越南南部的扶南古国,其国名“扶南”是高棉语“山”的译音,既象征婆罗门教神话处于宇宙中心的须弥山,也被用来神化王权。吴哥王朝建立以后,出现了许多大型的山形古寺,其中普农巴肯寺,位于吴哥王城中心,建在巴肯山顶。居中的主塔象征着宇宙中心的须弥山,整个建筑突出了印度教的宇宙观和王权中心观。

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宗教神话为东南亚统治阶级所借用,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和当地的文化风情,进行了必要的增删,有的则进行了再创作,以使更多的臣民承认和接受其最高权威。在缅甸,作家们以佛教思想为准则对罗摩故事的内容进行增删取舍,最突出的是把罗摩描写成未来佛,以使人民更加尊崇。而劫掠悉多的十首王,其形象也不像印度摩罗故事原本中那么狰狞可怕。他抢走悉多并不完全因为子侄被杀,欲报私仇,而更多的是出于对悉多强烈、真挚的爱。在缅甸人看来,这种情感的表现更符合佛教教义和缅甸的风土人情。

在印度尼西亚,《婆罗多大战记》完全是根据东义里王朝查耶巴雅王的授意创作的。作者在序诗中极力美化国王,说他是所向无敌的刹帝利,有湿婆神的佑助,将成为盖世霸主,在战胜一切敌人后,会重新与湿婆结合。在全诗的结尾,作者还说,在黑天和般度五兄弟升天后,爪哇恶人当道,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毗湿奴大神化身为查耶巴雅王,再回人间,铲除恶魔,使爪哇重新变成太平盛世。

由此可见,东南亚统治阶级所借用的印度宗教神话,其形式和作用已与原始神话截然不同。原始神话是由原始部落无意识地(或自觉程度很低地)集体创造、集体传播的,是原始社会的综合意识形态,毫无政治功利可言。而被借用的印度宗教神话则经过了东南亚的宫廷文人自觉的再创作。它不仅具有一般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且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

成为东南亚人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 1、东南亚不少国家的人民仍把罗摩奉为神祇,供在寺庙中。
- 2、神猴哈奴曼也备受尊崇,缅甸人习惯用象牙等骨料雕成猴像,随身携带,或在刀把上雕刻猴

像,认为这样可以辟邪驱祸,克敌制胜。

3、东南亚,一年一度的罗摩剧演出,除了娱乐作用外,也是一种祭祀活动。

3) 对东南亚戏剧艺术的影响

1. 史诗影响下创作的印度剧目的直接传播

如取材于《摩诃婆罗多》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在多国可考

史诗戏剧在各国的风格化发展

2. 将两大史诗元素融入本国戏剧或取材自两大史诗的艺术再创作

泰国史诗《拉玛坚》被改编为泰国舞剧。

印度尼西亚的哇扬戏以两大史诗为题材。

史诗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后的戏剧性再创作

印度文化的传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绝不是短时间内单一形式的输出结果。提到印度文化的东渐传播,离不开丝绸之路。陆路与海运共同形成了覆盖中亚、南亚、东南亚,直至中国的贸易文化圈。始于汉朝,连接中印的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滋养了印度戏剧艺术在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生根发芽。李强老师的《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一书详实细致地描绘分析了路上丝绸之路有关印度戏剧的传播发展,印度文化从孟加拉向东传入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地。与此同时,东南亚南亚各国戏剧中的印度元素,也乘着风帆,从南亚次大陆漂洋过海而来。

两大史诗在东南亚的流传广泛,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翻译本和取材改写本。比如泰国的《拉玛坚》,柬埔寨的《林给的故事》缅甸的《罗摩达钦》,印度尼西亚的《罗摩传》,《马来西亚的《罗摩圣传》等等。古印度两大史诗戏剧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东南亚国家产生影响。一种是剧目的直接传播,如多国可考的戏剧《沙恭达罗》;另一种是通过史诗戏剧和史诗文学,将两大史诗元素融入本国戏剧或取材自两大史诗的艺术再创作,如前文提到的《拉玛坚》和印度尼西亚的哇扬戏等。前者是史诗戏剧在各国的风格化发展,后者则反映了史诗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后的戏剧性再创作。

印度两大史诗作为南亚文化的瑰宝,其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一方面表明了东方文明间交流史的源远流长,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认识东南亚、南亚戏剧提供了更多的视角。文化艺术交流绝不是单向平面的传播,印度文化的东渐是伴随着商贸往来、宗教哲学等综合形式立体化进行的。两大史诗文化不仅为各国直接接纳和搬演上本国戏剧舞台,其戏剧元素也在有意无意间进入了当地剧作家的创作中,在与本国文化更深层的融合后敷衍出各色经典。史诗戏剧在滋养了东南亚、南亚戏剧艺术的同时,也通过改编和再创作焕发了更大的活力。印度史诗题材戏剧在上述各国传入、发展、融合的具体国别化研究和传播途径分析,有待于今后的更多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张玉安:《印度神话传说在东南亚的传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2]高登智:《<罗摩衍那>在东南亚的流传》,《东南亚》,1990年第2期。

[3]尹玉璐:《印度两大史诗对印度及东南亚、南亚国家戏剧艺术的影响》,《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